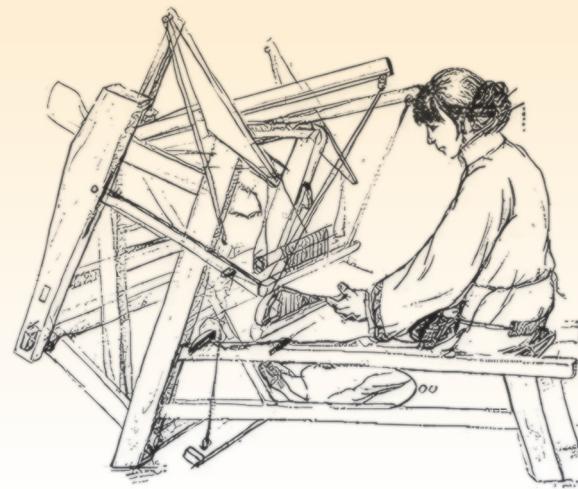


往事

梦里机杼声



□管家喻

“哧－嗵－吱儿！哧－嗵－吱儿！”这是我娘织布的声音，富有节奏，富有韵味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自远处传来，一会儿响在耳边，一会儿似乎又移到外间的屋子，一会儿似乎又响在半天空。但等我醒过来侧耳听时，却没有了。

哦，我最熟悉的机杼声！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就记得娘在织布了。那时我家还住在帝君庙巷紧靠东城墙根的11号院。娘在我家一进屋门的地方支了一架织布机。房子很窄小，是老式四合院的东厢房。一架织布机几乎就把一间房子占满了。进了屋要小心翼翼地从织布机旁边绕过去。常常是我出门上学时，娘已经坐到了织布机前，而等我午间放学回来，娘还在织布机上忙着。别的同学回家就有现成饭吃，而当我回到家后，水在水缸里，面在面瓮里，炉子还封着，铁锅冰凉。娘看见我就说：“你都放学了？这一上午又过去了！群儿（我的小名）呀，你赶紧把炉火捅一捅，再搭上锅添上水。你爸也快下工了，娘把梭子里这半个穗子织完就做饭。”

我又饥又渴又乏，回到家还得干活。于是就很不高兴。娘瞅我的小嘴撅得老高就边穿梭织布边说：“娘一上午都没下机子，腰都酸疼，可是这线不织又成不了布。群儿，你就帮娘干点活吧。”看娘已经很是疲惫的样子和有点散乱的头发，我一肚子的不高兴霎时间就没有了。

娘织布不用平机而习惯用小机。她说平机太占地，这屋里搁不下。小机子灵巧好用，可织起布来很费劲。因为小机子的这头由一条布带扣在织布人的腰上，织具和线、布的重量全靠腰杆拉平拽展。

小机子的梭子很大，织起来很好听。梭子从这边穿过去“哧儿”，然后一拉杼“嗵”，然后再推杼“吱儿”！我很喜欢看娘织布。有时候我趁她去忙别的活的时候，学她的样子上机去织几梭子，不是把线弄断了，就是没有把杼拉紧，因此织下的布总像纱布似的。这其实是把这段布给毁了。但娘也没怪过我。她总是说：“你是个女孩多好，是个女孩就快能帮我纺线织布了。”

可是我不是女孩，所以我只能铺床睡觉，聆听母亲在油灯下发出的富有韵律的机杼声，听着听着我就进入梦乡了。一觉醒来机杼声仍在响。

娘总说她腰疼，可她一上了机子就半天不下来。我觉得娘一开始织布就不是娘了——她没明没黑地在织布机上穿梭推杼，简直就是玩命。记得夏天时，娘的布衫总是汗淋淋的，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每次我从外面回来，娘都会说：“群儿，快给娘拿毛巾来，我这汗啊都流到眼睛里啦。”娘擦了脸上的

汗和脖子周围的汗，还把她胸前的汗也略微擦了擦，之后长舒一口气。

我说：“娘，看你累的，下来歇歇吧。”娘说：“织布还能不累？只是这天太热。”说完，继续织她的布。

娘一织布，全家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，饭不能正常吃了，大家还得干许多家务活。因此父亲最不喜欢让娘织布了。他说：“一人织布忙全家！”可他又挡不住。娘的理论是：“我也不想织布。可不织布拿啥给你们做衣裳？拿啥换盐腌咸菜？”

小机子织的布幅面较窄，但由于娘选的棉花好，线纺得结实，又浆得好，加上她织得密，所以娘的布厚墩墩、光堂堂的，卸下机来用清水一漂，放到青石板上用棒槌咚咚一槌，嘿，瓷光瓷光的。婶子们见了都啧称赞说：“瞅李家姐这布！”

而这么好的布娘时常把它卖了。那时家里没有一点现金收入，粮食又不够吃。娘用卖布钱买盐、灌醋、买粮食，大多数的布用来给我们缝制衣裳。我小时候的衣服大都是娘用她亲手织下的粗布缝的。她还会把白布染成各种颜色，每次她染布，她的手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洗白，我们做饭的铁锅也要好几天才能褪尽颜色。

我娘还能织各种条纹和格子布，我家的被子里、褥子里和床单、门帘，以及毛巾、抹布都是用娘织的布做的。娘做的布衫十分结实，但同学们总是笑话我穿手缝的粗布衣裳。我知道我身上的衣裳虽然不好看，但它却是娘用血汗给我做的呀。因此我不以为然。娘知道我常常在学校为这事打架，就说：“在学校论的是能学好还是学不好，笑话人家穿得好不好算啥本事。”这样，粗布衣服我一直穿到上中学的时候。我初中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，我穿的还是娘用她织的布煮染了以后给我做的黑棉袄。

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间，我娘织布不停、也不知织了多少机子布。娘不仅给自己家织布，还给亲戚朋友织布。1969年，我娘给舅舅织了两个月的布。每天吃过早饭就去他家，直到傍晚才回家给我们做饭。每天累得“筋疲力尽”，

骨麻”，但没听娘说过一句怨言。街坊四邻的婶婶、姨姨们也常常请我娘教她们织布。娘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她们。

1979年，我参加了高考。高考结束的当晚，娘就对我说：“群儿，娘前些日子把这几个月纺的线都拐成桃了，那不是，整整一大瓮呢。鸡儿上窝早，明儿天气好。你明个没事儿，帮娘浆线吧。”

我问：“娘，您这是又要织布？”娘说：“你不是要去上学了？总得给你准备铺的盖的吧。你的被里和床单都好几年没有换了。”

我说：“娘，我看您都织了几十年了，身上落下多少毛病，我不想让您再吃这份苦了。再说，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考得上哩。”娘说：“娘觉得你肯定能考上。到时候你拿上通知书要上火车站了，娘再去搭机子织布，不是就饭后送馍了吗？”娘还说：“不多不少，娘今年整整60岁了。别说以后还能织得了织不了，现在这手都笨了。今年不织，娘怕这辈子也织不了了。”

这是娘的心里话。但是这心里话她只说了一半，另一半没说可我知道：娘是要亲手织一机子好布为儿子庆贺哩。

第二天果然清风皓日，忙了一天，我和娘把她要浆的棉线全都浆好了。我们晚饭吃得很晚。娘给我们炒面筋吃。面筋历来是我娘浆线的副产品。吃饭时，娘不时抬眼瞅那一堆堆在大炕上的棉线。刚浆好的棉线散发着阳光和小麦面的浓香。

“哧－嗵－吱儿！哧－嗵－吱儿！”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娘总是忙着织布，有时白天织了晚上还要织。

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后的第三天，娘从机子上下来了。她拿了一把她平时用的剪子说：“好啦！群儿的通知书来啦，我的布也织好啦！”她把机杼上的线尾剪断说：“这辈子再也不织布了！”

娘说的是真的。从那以后直到她95岁去世，娘再也没有织过布。她的那架使唤了20多年的织布机，从东屋倒到西屋不断变换地方。她85岁那年，娘把它送给了夏县的一个农村妇女。那人要给钱，娘一分钱也不要，说：“谁现在还织布哩？你只要愿意使唤它就行了。”

那人

□王秀峰

爷爷在1975年的腊月84岁时离开了我们。二叔说：“这是喜丧。”话虽这么讲，但失去亲人心痛终究难抑，不过是让活着的人莫要过分悲痛罢了。

父亲和二叔分家后，爷奶便各归一边，由兄弟二人分别照料。我那时就很纳闷：可环顾四周，晋南农村大都如此，也有轮流赡养的。爷奶的分开，就像一副看家的门神被拆开，各自独守着后半生褪色的年华。父亲领走了爷爷，二叔家留下了孤独的奶奶。爷爷住进我家，我便成了他的小火炉——冬日爷孙俩蜷缩在煨热的土炕上，夏日又挤在一顶蚊帐里。夜晚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，爷爷给我讲清朝的长辫子、民国十三年的灾荒，却再难见老两口凑在一起拉家常的光景。

那年月，周边几个乡镇也有集市，就数卿头镇热闹繁华。我和二叔家的堂弟用拉车铺上厚厚的麦秸，再放上褥子，拉爷爷去赶集。一路小跑，把爷爷颠得东倒西歪，下车后，爷爷风趣地说：“把我这老骨头架都颠散架了。”十二三岁的年纪谈不上什么孝心，只是为了那一碗羊汤和一个火烧饼子，去一次，嘴上的羊油味能膻好几天。

跟着爷爷走亲戚，他总带着个小包袱。我趁他不在时打开看，姑姑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老时衣，你爷爷怕老了衣服不能及时穿上，把这家什都随身带上了。”我对死亡充满恐惧，儿时的记忆里以为生是永恒的，死亡是遥遥无期的事情，心想人一直活着多好啊！父亲是长子，我是长孙，爷爷总想给我找对象早结亲事。母亲总以我还小推诿，说要迟两年订婚。

1975年的寒冬，爷爷早晨没像往常那样起床。母亲挑开门帘，探头一看，发现老人呼吸急促、唤之不应。她急忙喊来二叔二婶，也通知了在外地工作的三叔和四叔。一时间全家人都忙碌起来——爷爷的寿材是上等柏木做的，寿衣也准备妥当。爷爷生前都见过自己的寿棺和寿衣，很是满意。老人年龄大了，对死亡也就释然了。父亲兄弟四人坐在祖父的炕边，爷爷那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和奉养他多年的儿媳。弟兄们商量着后事的安排，二叔把我叫到炕边，问爷爷是否认识我。爷爷脱口喊出我的乳名，最后还叹了口气：“还不给我娃说媳妇。”这个情节让满屋子的人都很吃惊——看来传宗接代已深深烙在他的骨子里，人到咽气都放不下香火的传承。二叔说：“老人都是隔代亲，不给娃定亲，老人咽不下这气。”

爷爷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。因是高寿去世，膝下儿女成群，村里人提出棺木要穿村而行。这事好办，只是苦了抬棺的一干小伙子。父亲兄弟四人一字排开，齐刷刷地跪在雪地里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爷爷、奶奶的坟茔在坟地顶端，几棵桐树遮天蔽日，老远就能望见。爷、奶的脚下并排安葬着父母亲和叔婶们。上坟总是从爷奶奶的坟头开始，每岁清明，年年祭祖。我和堂兄、堂弟带着自己的儿孙，拿着祭品来祭奠。风卷起坟边的几片枯叶，坟堆上的迎春花仿佛在摇曳着家族的往事。安慰故去的亲人，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要健康地活着。

诗 美

清明

□袁有生

行走在清明祭祖的古道上
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
春风杨柳细雨长
手捧鲜花祭祀忙

跪拜在爷爷奶奶的坟前
穿越岁月时光
日日思
夜夜念
多么再想听那
饭桌上的“唠叨声”

埋藏在心底里的话儿对您讲
今生有情有爱又有缘
今又重现
坟头风霜不觉寒
难忘昔日手足情
泪似晨露想念您

无微的体贴
孩儿永记心间
家风家教传承怀念
看山花烂漫
我用心中的爱
绘出最艳的七彩图案

祖父的岁月沉香